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
经典书系

外套

【俄】果戈理 徐振亚等 译

极度夸张的创作 尖刻犀利的讽刺

俄国19世纪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外 套

〔俄〕果戈理
徐振亚等 译

I 512.44/63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套 / (俄) 果戈理著; 徐振亚等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ISBN 7-5434-5625-7

I. ①外… II. ①果… ②徐…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852 号



丛 书 名: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书 名: 外套

原 著: [俄] 果戈理

译 者: 徐振亚等

策 划: 阿卡狄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路殿维 姜 红

装帧设计: **arcadia** 工作室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5 × 170mm

印 张: 6

印 刷: 石家庄市飞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25-7/1 · 910

全套定价: 118.00 元 本册定价: 11.80 元

目录 CONTENTS

索罗庆采集市	001
旧式地主	034
涅瓦大街	057
鼻子	089
外套	113





索罗庆采集市

我待在农舍里闷得慌，
请带我到外边玩一玩，
那里热热闹闹好欢畅，
那是姑娘们跳舞的地方，
是小伙子们作乐的地方！

——摘自古代传奇

小俄罗斯^①夏天的日子多么令人陶醉，多么绚丽多彩啊！正午时分，骄阳闪耀，四处寂静，一片酷暑，蔚蓝色海洋般的一望无际的苍穹，顶着巨大的红色的圆顶俯伏在大地上，睡熟了一般地、怡然自得地把一位美女紧紧搂在虚无缥缈的怀里——这时候天气热得多么叫人困倦啊！碧空里没有一丝云彩。田野上没有一点人声。一切都好像死去了，仅仅在头顶上，在苍穹的深处，有一只云雀发出颤音，银铃般的

① 旧时对乌克兰的称呼。

歌声穿过云层,飞向深情的大地,偶尔还有一两声鸥鸟的鸣叫和鹤鹑的嘹亮啼啭传到旷野来。一棵棵高耸云霄的橡树,像漫无目标的流浪者似的,懒散而恬静地站在那里,一大簇美丽如画的树叶像被耀眼的阳光烧着了似的,给下面的叶子投下像夜色一样昏暗的影子,只有在劲风吹动时阴影里才闪现出金黄的色彩来。像绿宝石、黄玉、红宝石般的斑斑点点的、轻飘飘的小昆虫,在长满秀挺的向日葵的彩色斑斓的果树园里飞来飞去。灰色的干草堆和金黄色的麦捆像篷帐似的堆满田野,延伸到无穷尽的远处。樱桃树、李树、苹果树、梨树结满了累累果实,把粗壮的枝条压得垂了下来。你再看看那天空,和它下面镶在绿色的傲然隆起的框子^①里的澄净的镜子——河流……小俄罗斯的夏天充满着多少情欲和倦怠啊!

一千八百……年,一千八百……年炎热的八月里的一天,对啦,也就是大约三十年前炎热的八月里的一天,就闪耀着这样绚丽的光彩。在离开索罗庆采市镇十俄里光景的大路上,挤满了远远近近各村子的去赶集的人。一大清早起,一连串的满载盐和鱼的牛车就连绵不断地往前驶去。用稻草包扎的堆积如山的瓦罐,似乎不耐烦处于幽禁和黑暗里,在慢慢地挪动着。有些地方,偶尔有一只花纹鲜明的盆儿或者陶缸,从高高的围住货车的栅栏里傲慢地露出脸蛋儿,吸引着喜欢奢侈品的人们爱慕的目光。许许多多的过路人羡慕地望着那高个子陶器客商,那些贵重物品的主人。这人迈着缓慢的步子跟在他的货物后面走着,关切地用令人讨厌的稻草把那些露了出来的黏土制成的花花公子和风骚女人包起来。

在道路的另外一边,两条非常疲倦的公牛拉着一辆孤单单的货车,上面堆满了麻袋、大麻、布匹和形形色色的日用品,车主上身穿着干净的亚麻布衬衫,下身穿着肮脏的亚麻布灯笼裤,跟在车子后面蹒跚趑行。他懒洋洋地用手揩着从黝黑的脸

① 框子,这里指河岸。



上滚下来的、甚至从长长的胡子上滴落下来的雨点般的汗珠，他那胡子给敷上了一层粉末，那是那个不问你妍媸美丑、不招自来的无情的理发师^①给敷上的，几千年来这位理发师硬是叫整个人类都敷上了这种粉末。跟他并排走着的是一匹拴在货车上的母马，它那温顺的外貌显示出它已经到了衰老的岁数。许多迎面走来的人，特别是那些年轻小伙子，见到我们的这个庄稼人，都一个个脱帽向他表示敬意。不过，这并不是他的花白胡子和他的庄重步伐使得他们这样做的。你只要把眼睛往高抬一点儿，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毕恭毕敬了：那是因为货车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小姐儿，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小脸蛋儿，那双明亮的栗色眼睛上面，竖起两条柳叶般弯弯的黑眉毛，两片玫瑰色的小嘴唇上挂着天真的微笑，头上扎着红蓝色缎带，它们跟她梳的两条长辫子和插的一束野花一起，颇像戴在她那可爱的头上的一顶华丽的皇冠。她仿佛对一切都感兴趣，一切对她说来都是奇妙的、新鲜的……她那美丽眼睛的视线不断地从一件东西上跳到另一件东西上。怎么能够不好好地散散心呢！这还是头一回回去赶集呢！十八岁的姑娘头一回赶集呢！……可是有哪个赶路的人知道，她是费了多大劲儿才说服父亲带她出来的啊。要说他父亲嘛，本来是巴不得带她出来的，可是她那个凶狠的后妈学会了那么巧妙地把她抓在手心里，就像他把这匹长年为 he 卖命现在又被他牵到集市上去出售的老马的缰绳抓在手心一样。这个吵闹不休的娘儿们……可是我们忘记了这个娘儿们这时正坐在货车的顶上，她穿一件时髦的绿色羊皮外衣，在那羊皮上就像在银鼠皮上那样，缝了一些

① 这个理发师指的是尘埃。

小尾巴,只不过它们是红色的罢了^①,下面穿一条华丽的裙子,那后幅^②像棋盘一样花哨,头上戴着彩色印花布女帽,使她那胖胖的红脸蛋儿有着一一种特别的威仪,她那脸上透露出一种阴沉残暴的神色,让人一看见就感到惊愕,并且立刻要把眼光转移到女儿的高高兴兴的脸蛋上去。

普肖尔河已经展现在我们旅客眼前,远处飘荡着一股寒气。人们在经受了令人倦怠的、无法忍受的酷热之后,对此感受就更加明显。透过不经意地长在草原上的黑杨树、白桦树和白杨树的明明暗暗的绿叶,这条美丽的河流袒露出美丽的银色胸膛,闪烁着带有寒气的火焰般的光点,一棵棵树木的绿色鬃发茂密地垂拂在河面上。这河酷像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正在度着销魂荡魄的时刻,忠实的镜子忌妒地映出她那充满着骄傲和耀眼的光彩的前额,百合花一样的双肩,大理石一般的、披着暗沉沉的亚麻色发浪的脖颈。她无穷无尽地耍脾气,除掉一些装饰,又换上另外一些装饰——她几乎每年都要改变环境,选取新的河道,在周围点缀着各色各样的新的景色。一排排的水车转动着笨重的轮子,舀起巨大的水浪,猛烈地抛掷开去,溅出水花,撒成轻雾,使四周充满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声。载着我们所认识的那些旅客的货车这时候驶到了桥上,这展开全部美丽壮伟的河流像一大块玻璃似的躺在他们面前。天空、绿色的和深蓝色的森林、行人、载着瓦罐的货车、水车——一切都倒了过来,脚朝上地站着和走着,却不掉到美丽的蓝色深渊里去。我们的小姐儿望着秀美的风景出了神,她本来一路上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这时候竟忘记去嗑了,忽听得:“哎,好漂亮的妞儿!”一句话使她惊醒过来。她回头一看,见一群年轻小伙子

① 俄国皇帝常穿银鼠皮的大氅,上面缝一些黑色的小尾巴。

② 小俄罗斯妇女穿的裙子用两块布料拼成,腰间用一根带子把它们系在一起,前面的叫“前幅”,后面的叫“后幅”。



站在桥上,其中的一个打扮得比别人都漂亮,身上穿一件白罩褂,头上戴一顶灰色的羊羔皮帽子,双手叉在腰间,英姿勃勃地望着过路的人。姑娘忍不住盯着看他那张晒得黝黑的,但却洋溢着喜悦的脸,那双好像要把她看透似的燃起火焰般的眼睛,再想到刚才那句话可能就是这个人说的,就把眼睛低垂了下去。

“这姑娘长得真美!”穿白罩褂的年轻人继续说道,没有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我要是能够亲她一下,就是倾家荡产我也无所谓。可是有一个魔鬼坐在前面!”

四周哄然发出一阵笑声,可是慢腾腾走着的那位车主的风骚媳妇并不喜欢这一番欢迎词,她的红红的脸蛋儿烧了起来,一连串精心挑选的骂人话雨点般地落在了那放荡的年轻人头上。

“吃东西噎死你这个不中用的纤夫!让你爸爸的脑袋给瓦罐撞个稀巴烂!叫他走在冰上狠狠滑一跤,该死的不信基督的人!叫他死了到阴间去,鬼烧掉他的胡子!”

“瞧,骂得好凶呀!”年轻人说,瞪着眼珠看着她,似乎被这连珠炮似的意外欢迎词给弄糊涂了,“她说这些话真不怕烂舌头,这百年不死的老巫婆。”

“百年不死!……”这上了年纪的美人儿接着茬儿说下去,“你这不信神的家伙!先洗干净你的脏脸再来跟老娘说话!没出息的小兔崽子!我没看见过你妈,可我知道她是个废物!你爸爸也是个废物!你姑妈也是废物!我百年不死!你还咬着你妈的奶嘤儿吃奶哩……”

这时,货车开始往桥下驶去,最后的那句话已经听不怎么清楚了。可是这年轻人似乎不想就此罢休,他不假思索地抓起一把烂泥,往她身上扔了过去。没想到这一扔准确极了:一块崭新的印花布头巾全给烂泥弄脏了,那群放荡的无赖子弟的笑声以加倍的力量爆发出来。风骚的胖女人勃然大怒,可是这时候车子已经走远了,她只好把一腔怒火发泄到无辜的继女和慢性子的丈夫身上,他丈夫早已习惯了这种情况,一直沉默不语,冷静地承受着盛怒的妻子的百般辱骂。尽管如此,她那不知疲倦的舌头还

是絮叨个没完，一直嘟哝着，到他们来到郊外他们的一个世交和教父哥萨克崔布里家里才停下来。和久别的老朋友一家人相会，使她暂时忘却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也使我们的游客把话题转到集市上去，并在长途旅行之后稍稍休息一会儿。

二

我的老天爷！集市上什么东西没有啊！车辆、玻璃、焦油、烟草、皮带、葱，形形色色的零星杂货……口袋里即使有三十个卢布，你也不能把整个集市上的东西买下来。

——摘自小俄罗斯喜剧

你们一定听说过远处倾泻而下的瀑布的轰鸣吧，惊扰得四周回荡着一阵阵隆隆声，混合着奇妙而模糊的杂乱声音，一阵阵旋风似的向你们刮过来。乡村卷起赶集旋风的时候，人群汇合成一个巨大的怪物，它那躯干在广场上、在狭窄的街上蠕动着，它喊着，笑着，喧嚷着，一刹那间这给你们的感觉跟上述情况不正相同吗？喧嚣声、咒骂声、牛叫声、羊叫声、马嘶声——这一切交织成一片不协调的噪音。公牛、麻袋、干草、茨冈人、瓦罐、女人、姜饼、帽子——这一切是那么显眼，那么光怪陆离，那么不协调，一堆一堆地晃动着，穿梭似的在眼前来来往往。声调不同的谈话声彼此消融着，连一句话也听不明白，全被这股洪流淹没了，连一个喊声也听不清楚。集市的四面八方听得见的只是叫卖人拍巴掌的声音。一辆货车坏了，铁铎琅琅作响，木板砰砰掷在地上，又昏又胀的脑袋不知道往哪边转才好。那位外来的庄稼汉同他的黑眉毛的闺女给挤到人堆里面去了。庄稼汉走到一辆货车跟前看了



看,又摸了摸另外一辆货车,打听着重车的价钱。不过,他最关注的还是他带到集市上来卖的那十口袋小麦和一匹老母马。从他女儿的脸上看得出来,她不怎么喜欢在满载面粉和小麦的车子中间挤来挤去。她倒是想到那边去,那里的麻布篷帐下面五光十色地挂着一些红缎带、耳环、锡的和铜的十字架、古钱做的颈饰。不过就在这儿,她也发现了许多引起她注意的东西,令她笑得合不拢嘴来:茨冈人和庄稼人那么使劲地拍巴掌,直痛得叫唤起来;一个喝醉了酒的犹太人从后面撞一个娘儿们的膝弯;女贩子们吵起架来,用辱骂和轻蔑回敬对方;一个大俄罗斯人一只手摸着山羊胡子,另外一只手……可是她忽然感到,有人拽了拽她衬衣的绣花袖子。她回头一看,那是个穿一件白罩褂的、长着一双明亮眼睛的年轻人,他就站在她跟前。她血脉里的血急速跳动起来,胸膛里扑通扑通响。过去,不管碰到多么快乐或者多么悲哀的事情,可都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她感到又惊又喜,连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别害怕,宝贝儿,别害怕呀!”他抓住她一只手,轻声地对她说,“我不会对你说一句不中听的话的!”

“你也许真的不会对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的,”这美人儿在心里嘀咕着,“不过我感到好奇呀……这家伙准是着魔了!我明明知道不该这样……可就是没有力气把手从他那儿抽回来。”

那庄稼汉回过头来,想对女儿说什么,可这时听到旁边有人说起两个字:小麦。这有魔力似的两个字,一下子把他吸引到两个大声说话的批发商身边去了,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他的注意力引开了。你看,两个批发商是怎样谈小麦的。

三

你看，多么好的小伙子！
这可是世间少有的人，
喝烧酒像喝麦芽酒似的一饮而尽。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埃奈乙德》

“老乡，你说我们的小麦还能卖不上好价钱吗？”一个穿一条满是油渍的条纹麻布灯笼裤的人，看样子像是从大市镇来的买卖人，对另一个穿一件深蓝色打补钉的罩褂、额上长着个大肉瘤的人说道。

“那还用说！只要卖得掉一升，我情愿扯根绳子把自己吊在这棵树上，像圣诞节前屋檐下的腊肠那样吊起来。”

“你骗得了谁？货运来了，就咱们两家的，再没有第三家了。”穿条纹麻布灯笼裤的人反驳道。

“你们在私下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们美人儿的父亲没有漏过两个批发商说的每一句话，在心里嘀咕着，“我藏有十口袋哪。”

“事情是这样的，要是什么地方出了麻烦，那么，你想做买卖赚钱，就跟从饥饿的莫斯卡理^①手里得到好处一样地困难。”额上长着个肉瘤的人意味深长地说道。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穿条纹麻布灯笼裤的人接茬儿说道。

① 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你听见大伙儿说什么没有？”额上长着个肉瘤的人继续说，用阴沉的眼神斜睨了他一下。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陪审官——愿他见阎王去，在地主家里喝了李子酒就别再想擦他的嘴唇了——他给集市划了这么一块倒霉的地方，在这儿做买卖，管保你连一粒谷子也卖不掉。你看见那个坍塌的破破烂烂的谷仓没有，就是山脚边的那一个？”（这时，我们美人儿的好奇的父亲往前靠了靠，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就在那个谷仓里，三天两头闹鬼。难怪这块地方的集市，没有一次不出点什么灾祸。昨儿个乡文书深夜里经过那里，抬头一看，只见一扇天窗里钻出个猪脸来，呼噜呼噜地直叫唤，他给吓得浑身冰凉。你就等着瞧吧，又要出现红袍子了。”

“什么红袍子？”

这时，我们这个全神贯注的听客，他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他恐怖地一扭脖子，见闺女跟一个小伙子相互搂抱着，安安静静站在那里，正在喁喁地诉说衷情，把世上所有什么袍子的事都忘在了脑后。这事把他的恐惧驱散了，使他恢复了先前的平静。

“嘿嘿，老乡，我看你倒是个搂抱娘儿们的老手呢！可我直到成亲第四天，才学会搂抱我那个去世的老伴儿赫维斯卡，这还得感谢我那个兄弟呢，当时他给我当宾相，是他教会我学乖的。”

小伙子立刻看出他那亲爱的人儿的父亲脑子有点糊涂，于是想出招儿来拉拢他。

“你这好心人儿，你大概不认得我吧，可我一眼就认出你来啦。”

“也许认得吧。”

“你的名字、绰号，我什么都说得上来。你叫索洛比·契列维克。”

“对呀，是叫索洛比·契列维克。”

“你再好好瞧瞧，不认得我么？”

“不，不认得。你可别见怪，我这一辈子看到过多少各色各样的脸，鬼才会全记得住它们呢。”

“真遗憾，你怎么就不记得果洛普宾科的儿子了！”

“你爸爸姓奥赫利姆吧？”

“还会是谁呢？就是他啊，要不就是秃顶的爷爷^①了。”

于是，两个朋友抓住帽子，互相接起吻来。可是果洛普宾科的儿子不多耽搁时间，决定马上制服新认识的这位朋友。

“索洛比，你瞧，我跟令爱彼此相爱，愿意在一起过一辈子啦。”

“怎么着，帕拉斯卡？”契列维克转过身来，笑着对闺女说道，“也许，像人家说的，你跟他……当真要在一个槽头上吃草了！怎么样？拍巴掌吧？来吧，新女婿，请我喝一杯去！”

于是三个人到了集市上一家著名的饭馆——那是一个犹太女老板开的，摊子上摆着各种年代的各种各样的扁瓶子、细头瓶子、长颈瓶子。

“哎呀，好小子！我就喜欢你这爽快劲儿！”契列维克说，他已经有几分醉意了，见新女婿斟了一杯足有半升的酒，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就咕嘟咕嘟地喝干了，然后把杯子摔得粉碎，“怎么说，帕拉斯卡？我给你找的这位姑爷好吗？你瞧，你瞧，他喝得多痛快呀！……”

于是他笑着，踉跄着，和闺女回到自己的货车那儿去。而我们的这位小伙子则往货摊那儿去了，那一排排货摊上摆着许多贵重物品，小伙子想买些有着漂亮铜饰的讲究的木制烟管、红底子绣花的手帕和帽子，作为结婚的礼物，送给老丈人和所有应该孝敬的人。

① 俄罗斯民俗中鬼的绰号。

四

即使是丈夫不喜欢的，
可是只要妻子喜欢它，
那么你就把它买过来，
想法儿讨她的欢心吧……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喂，家里的！我可给女儿找到了一位姑爷啦！”

“你怎么在这会儿张罗着找女婿！傻瓜，真是傻瓜！你呀，打生下来就是这么块废料！你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一个正正经经的人跑到大街上去找女婿！你倒不如多想想怎样把小麦卖出手吧。再说，大街上找来的女婿还会是什么好东西！我想，他准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穷要饭的。”

“那才不是呢！你倒是亲眼瞧瞧他是个多么带劲的小伙子！光是那件长袍子，就比你的那件绿皮衣加上红长统靴值钱多了。而且，他喝起酒来可真来劲儿啊……这辈子我要是看到有另外一个小伙子连眉毛也不皱一下，就一口气喝干半升白酒，那就叫鬼把我抓去。”

“那么，他准是酒鬼，是二流子，跟你是一路货。我敢打赌，他准是在桥头上跟我们纠缠的那个小无赖。可惜我没有再看到他，不然老娘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就算是那个人又怎么样，赫芙拉。他怎么是个小无赖呢？”

“哼！他就是个小无赖。你这笨蛋！听见了没有！他怎么不是小无赖！当我

们的车子打风车旁走过的时候,你瞎了眼了?你这死鬼呀,人家可就在你那涂满鼻烟的鼻子底下侮辱你的老婆,你可满不在乎呀!”

“反正,我一点儿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好,可真是顶不错的小伙子!只是他不该弄你一脸的泥。”

“咳!我看你简直不让我说一句话!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你准是给灌糊涂了,东西没卖掉,倒回家怏气来了……”

我们的契列维克也知道自己说话说多了,于是立刻用两只手抱住脑袋,他知道,怒气冲冲的妻子就要用她的爪子抓他的头发了。

“什么结婚不结婚,见它的鬼吧!”他躲开猛扑过来的妻子,心里想道,“好好的一个小伙子,就这么给吹了。老天爷呀!为什么要这样责罚我们这些罪人呢!世界上已经有那么多废物了,你干吗还要造一些女人!”

五

别垂倒,桐叶槭,
你还青翠欲滴;
别懊恼,哥萨克,
你还轻轻年纪!

——小俄罗斯歌谣

穿长袍子的小伙子坐在他那货车旁边,茫然地望着周围喧嚣的人群。疲乏的太阳,在静静地燃烧了一整天之后,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渐渐地变得昏暗的白



昼,还迷人地、鲜艳地泛着红光。白色篷帐和商棚的顶上笼罩着一层朦朦胧胧的火焰般的玫瑰色光彩,耀眼地闪烁着。堆放在地上的窗户框玻璃闪闪发亮。酒店桌子上的绿色酒瓶和杯子变成了赤红的颜色。堆积如山的甜瓜、西瓜和南瓜黄澄澄的像是金子 and 赤铜铸成的。人声明显地稀稀落落了,低沉了,叫卖人、庄稼人和茨冈人的疲倦的舌头懒得转动了,说起话来也慢了。这里那里开始亮起了灯火,刚煮好的面疙瘩的香味飘散在沉静的街上。

“格里茨科,你干吗发愁?”一个脸晒得黝黑的高个子茨冈人拍了一下我们的小伙子的肩膀,高声说道,“怎么样,你那头公牛二十个卢布卖给我吧!”

“你老是公牛公牛的。你们茨冈人就是想赚钱,净耍花招,欺骗老实人。”

“呸。真见鬼!说真格的,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自己找了个对象,现在又后悔了不成?”

“不,我不是那号人!我可是说话算数的,我做事,一辈子也不后悔。可契列维克那糟老头子太没有良心了,他答应了,又缩回去了……不过这事也不能怪他,他是截木桩子,拿不了主意。这全是那个老巫婆捣的鬼,就是今天我们大伙儿在桥上把她教训了一下的那个娘儿们!咳,要是我是沙皇或者大老爷该多好,我首先就要吊死所有那些让娘儿们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的傻瓜……”

“要是我想办法让契列维克把帕拉斯卡嫁给你,你肯二十卢布把牛卖给我吗?”

格里茨科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他。这茨冈人那张黝黑的脸上,流露出某种恶毒的、挖苦的、卑下的,同时又傲慢的神情。但格里茨科又看了他一眼,就承认在他那奇妙的灵魂里有一种伟大的美质,但世上拿来报答他这种美质的,却是绞刑架。他的一张嘴,凹陷在鼻子和尖下巴之间,不断浮现出挖苦的微笑,那两只眼睛不大但却很生动,火一般发亮,脸上不停地闪现着计谋和策略的光芒——这一切,就仿佛只有他身上穿的这一套独特的、奇怪的衣服才能相搭配。他那长襟外衣似乎一